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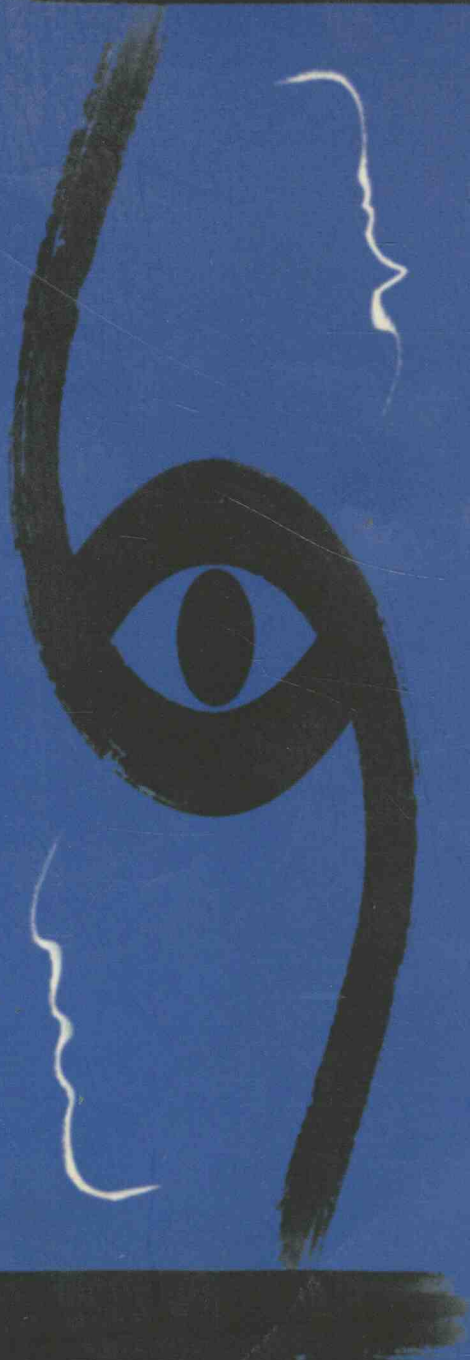
田汉青文化签约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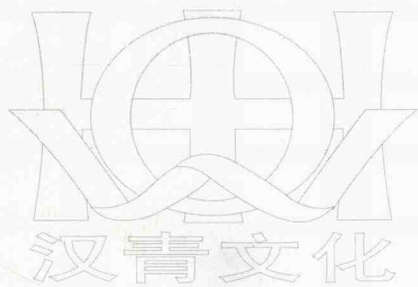
杨双奇 著

陈本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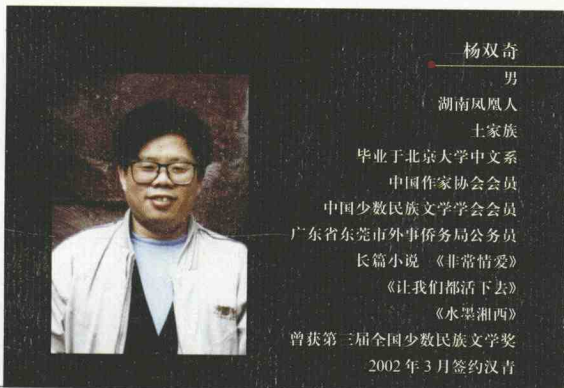
离婚记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陈本虚离婚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本虚离婚记/杨双奇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2. 3

ISBN 7-5008-2779-2

I. 陈... II. 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355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邮 编: 100011
电 话: 编辑室(010)82075934
发行部(010)62005042/62005049
印 刷: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 2002 年 6 月第 1 次版
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 200 千字
印 张: 9
印 数: 3000 册
定 价: 16.20 元

前言 本书出版特别声明

本书虽然不属虚构，但也请读者勿勿对号入座。如果非要自愿对号入座，本人概不负责，提出诉讼，也不奉陪。

1 1 陈本虚广州太平奇遇

最初的错误——古人云“温饱思淫欲”，陈本虚未得温饱，先思淫欲，是一切不幸的开端……

97 2 深夜来的电话

半夜三更有人想死——这种时候，总会让人遇到特别的好处或者坏处。他说你只要放下电话，就跳到珠江去吧，我在这里祝疯子一路平安。就这样，一个人倒霉的婚姻故事被揭开了……

103 3 离婚协议和财产清单

不公平的离婚协议——到街道办离婚，男方的申请书和女方的财产清单样本问题：孩子归女人要男人出钱；归给男人，女人为什么可以不付钱？

116 - - - **4 陈本虚的爱恋自述**

陈本虚自述情史和处女结婚的悲剧——追求处女当妻子的人看清楚了，陈本虚深刻总结人生：非处女的好处，处女的恐怖以及勾搭他人妻子，把儿子生到别人家里的悲哀……

156 - - - **5 陈本虚离婚诉状**

陈本虚离婚诉状终于告到法院——最简单的离婚诉状。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，在经历了晕头转向的情爱之后，只有这样的话对法官陈述。

158 - - - **6 广州太平法院判决书**

无情的判决——不准离婚。对法院充满希望的原告，自以为“感情已经破裂”。法院认为“感情尚未破裂”。

162 - - - **7 陈本虚第二次诉状**

不屈不挠的原告——倔强地提出第二次离婚。好马不吃回头草。

164 - - - **8 被告第一次答辩**

秦香莲的哭诉——被告的血泪控诉。陈本虚的罪恶面目曝光，还有录音带提供法院播放。被告向原告索赔人民币四十七万元。

174 - - - **9 广州太平法院第二次判决书**

自从到北京读书，原告已经众叛亲离，原告批注的判决书——有头无尾，后面全部是原告的自说自话。看来原告的第二次官司依旧输了。

- 191 · **10 宋文革单位给法院的证词**
女人眼中的陈本虚——大恶棍兼大流氓。罪不可赦，应当枪毙。离婚的插曲精彩之一。
- 199 · **11 宋文革代陈本虚写的遗嘱**
陈本虚为自己辩白——公开女儿的书信，还有由被告替陈本虚写的遗嘱。离婚的精彩插曲之二。
- 209 · **12 广州太平法院第三次判决书**
终于判决离婚——陈本虚筋疲力尽，已经不需要离婚了。外人多嘴多舌，自以为是，乱找法律的毛病，真是对不起法院。
- 213 · **13 太平日报发出或发不出的消息**
来自社会的舆论——报社的报道与各种材料，以及一位烈士的汇报材料，闹得死去活来的原告与被告，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点泡沫……
- 255 · **14 陈本虚第三次诉状**
迟到的离婚诉状——陈本虚的“万言书”。男人的不尽苦水，婚姻中的裹脚布，法院根据这缸“苦水”，终于判决离婚。
- 293 · **15 结尾 琐碎故事**
法庭上的对话——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官与只想“男女平等”的原告。自以为有理的原告的不良表现。急于离婚的男人总是如此地缺少宽容。



前 言

本书出版特别声明：

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案。由于陈本虚三次民事上诉状，宋文革两次答辩状，广州市太平镇人民法院三次民事判决书，还有宋文革写给向阳花的信，宋文革单位关心宋文革而出具的证明，新闻记者写关于区国华烈士的报道，经杨庸仿修改过，宋文革代陈本虚写的遗嘱，太平镇公安分局太平街派出所所长区国华调查报告，太平镇公安分局上报材料，追悼词，举报信，再加上前面我摘录的一段庭审记录，都是由各人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当时的感觉所写。基于各个人切入角度，各个人思想观点，也各有不同，他们说出来和写出来这些话语和文字，有些是当时的真实记录，有些却是以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好恶为主。这就像那些快要退休的干部和香港歌星的年龄，有些一年比一年小。有些年年都一样大。要是大家在本书中，看到他们这些人所说的话，就不免有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。如果有这样的发现，得请读者原谅。不过这世界本身，也是光怪陆离，错综复杂，扑朔迷离的。本书也有些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。

因为出版太顾及本书的真实性，这种情况就在所难免了。参加本书工作的几位朋友是：大学教授、著名作家、评论家刘戈先生；著名的青年评论家、作家、诗人何超群先生；著名社会问题学者、资深婚姻法研究员、副厅级离休老干部满长雄先生；海外



留学归来的年轻有为的爱情理论专家、著名青年心理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严小梅女士；湘西凤凰文化馆长、著名的民俗文艺学者、沈从文文学社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春先生。在小说写作过程中，由于常常涉及到有关法律、社会、道德、婚姻、人生等各方面的问题，他们常常不辞劳苦，三番五次为我的疑问，用电话做义务解答。在我文章写成了之后，又在法律、婚姻、道德、人生、文本及各种各样观点，他们常常抽出工作或者是休息时间，不辞劳苦，三番五次为我的疑问，做义务解答，还做了很有造诣的点评，在此谨表诚挚谢意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，他们都表示做这样的工作，是为朋友帮忙，并无其他要求。只要此书出版之后，先给他们就成。并表示对评注观点，愿意文责自负。读者如果对评注有什么看法，可直接与他们商榷。本文涉及到的一些人和事，考虑到不想出现的问题，我都做了一些技术处理。当然肯定还有不周到之处，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人士谅解。我这里绝不是再在卖什么关子。因为我们这个社会，毕竟是人们所说，是个什么法制社会。我从来没有打过官司。本人也是个一谈官司就变色的人。再加上那些人常常说什么：大盖帽，大盖帽，吃完原告吃被告。这样我就更是害怕打这个官司。之所以这样做，只是为读者能够得到个完整的读本。

最后，太平法院还是想通过我，能够帮助他们找到陈本虚。因为宋文革的那笔抚养费，要经过他们来支付啊。再说执行了这个判决，有些人就有了工作成绩。有些人还可能提拔一级，或者是拿个什么优秀工作者啊。下岗就更加轮不到她了。不过对我来说，找不找得到陈本虚，实质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。但对陈本虚本人的感情，让我是久久不能忘记的。就这样，我这本应该是叫做小说的书，也在这不知不觉之中，就要出版了。一时间里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道不明白，这陈本虚离婚事情，到底是谁对，

又是谁错。不过，我还是在想办法，一定要找到这陈本虚，再问一问他自己的感觉才是。在冥冥之中，我仿佛感觉到，自己虽然从来也没有见过他。也感觉到自己，完全有可能见不到他。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，既然已经有了这样深的认识，就是不认识他，没有见过他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还是相信，自己有朝一日，一定能够找得到，也能够见到这个陈本虚。愿苍天保佑，让我在以后日子里，能够找得到你——陈本虚。本虚，也愿你能够看到我的这个特别声明：

A. 本书虽然不属虚构，但也请读者诸君，万勿对号入座。如果承蒙不幸，非要自愿对号入座，参与讨论，或者提出诉讼，本人概不负责，也不奉陪。在极个别情况下，经有关人士研究之后，当然另当别论。

B. 本虚先生如果见到本书，请速联络，以便赠送应得稿费，我知道你的负担也比较重。

C. 若有人得知陈本虚下落者，敬请告知。我会在给陈本虚稿费同时，按我们广州太平人的习惯，让你得到自己满意的红包。

D. 要是在数年内找不到陈本虚，我将报请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版权中心，将陈本虚应得的稿费，转付给陈本虚的女儿陈非常。

E. 如果宋文革，或者是向阳花，还是其他人，也提出部分稿费要求，这需得到陈本虚，或者是陈非常的认可，亲笔批示才行。

F. 本书的其他部分，包括公文、信件、自我叙述、日记、通讯、消息、悼词、判决书、检举信、批注等所有观点，均有原文或原始录音带记录为证，当然做了技术处理。大多数为本人，或者主管部门领导集体研究之后，同意刊出。如果引起不愉快的事情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，作者愿负一切商榷的责任。



G. 以上五条，经有关人士集体研究讨论，做出肯定之后，已经具有法律效力。

满长雄：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和做出决定，就能够有一定法律效力，这个杨双奇，本人就是个法盲。



最初的错误—古人云
“温饱思淫欲”，陈
本虚未得温饱，先思淫
欲，是一切不幸的开端
……

一 陈本虚广州太平奇遇

自从接到了陈本虚的电话，又收到他的那几个传真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得到陈本虚的消息，好像这个人一下子已经不存在于人世之间那样。我好想再听他说说自己的想法，不过这一切，都有可能不得而知了。又是好多天过支之后，我才接到陈本虚打来的电话……

1. 飞来飞去的爱情

……双奇先生，也是个天意吧，向阳花已经离开我走得远远的了。走的是在我猝不及防时。她是我从来没有的所爱。然后她却是在我无处容身时离开我的，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支。不肯再见我的面了。当然也有我不想见她的成分。

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，在陈本虚生命的意义里，向阳花这个



女人，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。她是我生命中的天敌？是我生命中的挚友？或者是让我重新认识到，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；或者说，我已经掌握了自己生命的真谛，这些我都不待而知了。

我一时感觉到，自己是那么的惶惑。不过我还是想要告诉我的老婆宋文革，让她知道我们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，那全是她自己，把我们逼上了梁山。

记得应该是快要过中秋时吧。人家向阳花好不容易才在她父亲工作的学校里，找到一个代课老师的位置。我那万恶的老婆宋文革却一马当先，就冲进了她代课的白雾溪学校。在这有着上千学生的学校里，对着人家一个女孩子就大声叫道：还我老公！向阳花，你这个臭婊子，你还我老公来，你还我老公来！你这个臭婊子！

一时间，搞得白雾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，都回过头来看这两个女人。那弱不禁风的向阳花，被这恶妇人追得满操场跑着。把人家一个青春少女，代课老师，校长女儿的面子全丢尽了。这还不算，那恶女人宋文革快脚快手，心里还狠毒着哩，不一会儿就追上向阳花。在沙坑边上，她竟然把向阳花这么一捺，就捺到泥地上，两手还狠狠地撕开了她的衣服。搞得几个到学校挑粪的男人都停下脚步来，扯起眼睛朝这边看。可怜人家一个美丽花季少女，就在青天白日里，遭到这个坏蛋的残暴蹂躏。你说她还让不让人家小小黄花女子，在这个地方活下去？

当天晚上，向阳花在家里就一会儿找绳子，一会儿又要寻菜刀，总之要寻死觅活的。她那做校长的老爸在一边看了，更加发了大火，立即就着人，从白雾溪村传令过凤凰城来：“我女儿和你陈本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陈本虚一定要说个明白。你陈本虚老婆更要说个明白。我跟你们说清楚，要是我女儿向阳花，真

的和你陈本虚有什么事情，那是我们的家教不严，我就要杀了我女儿向阳花。要是我女儿没有和你陈本虚，那么你陈家人，就要赔我向家的人来。”那老先生一边说，一边就找来自己四邻八舍、三亲五戚。这人在我们凤凰地头上，还是有点实力的。才几天时间，我工作的单位，我老婆那边的单位，都一起派人来进行调查了。

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我老婆和天下闹这事情的女人一样：这时候才知道，要说自己男人真的和人家有什么具体事情，她自己也是不知道的。这下子搞得整个单位里，人人见了她就冷笑不已。仿佛在说：你这恶婆娘哎，你就这样子捕风捉影，去坏人家一个黄花女子好名声，真是太凶狠了啊。

说实在话，宋文革这醋罐子，我知道是很厉害的。譬如说那年有朋友约稿，我写了一首蹙脚诗，发表在一个小小的地方，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给别人听。谁知道那个王建春真可恶，那天一进我家门就大惊小怪，冲着我说：“陈老师，想不到哎，你那诗，还写得不错哎。恭喜恭喜啊。”

我当时连示意他都来不及。宋文革一时表面上并没什么事情。过了几天之后，那女人终于找到了这首诗。这下子就等于找到我的滔天罪证了。死女人拿着它一冲，就冲到了我的书桌前，眼睛瞪着就这么一甩：“说，到底想谁了？还在舍不得自己曾经的心上人啊。”

那首诗叫《别凤凰》，是这样写的：

别凤凰

能不能再回来
也不敢问自己没有天真的回忆



没有如诗的兴趣去看那凄苦的云饮

那如雪的剑转过了山转过了水

泪蒙住了眼前的路

但蒙不住沉沉的身影呵

知道前面已经没有了一切

那是因为我欺骗了你

这真的是首极为一般的诗，可她一边发呆一边又说：“我知道，陈本虚，你又在想你原来那臭婆娘了。原来你以前，还是欺骗了人家的啊。你为什么回回都是个骗子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不要搞错，我骗谁了？我这是在写诗啊。”

她居然顶回来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不是常常说的，以诗言志吗？你不是这样想，又怎么会这样写呢？你一定是自己当初欺骗了别人，现在已经惭愧了，后悔了，又想她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是真的想她，我就把她找来，我是完全可以让贤的。”

一下子，我真的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不过这一回宋文革看到这阵势，知道已经是大事不好了。立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慌忙拔腿逃回了自己娘家。

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无事生非时，贼胆子有天生，事到临头又吓得屁滚尿流。这应该是女人吃了饭，没事干的必然结果吧。好在人家向阳花家里，到底家还是有一定的修养，有学问的人家。一见我那恶老婆退了回去，也不再做什么追究了。

我们凤凰城只是湘西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向阳花白雾溪村那儿更是一个小小乡村。方圆只那么一公里地方，东边打个屁，西边都闻得到味。想到一个黄花闺女，出了这样天大事情，那向阳花自己心里难受些，毕竟还是年轻人。可一家人大大小小的面子，该往哪儿放才是？向阳花看家人都悲凄不过的样子，又怎么得了



呢？她也不顾我的极力劝阻，一怒之下去了南方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就是宋文革大闹学校的第二天，我就买了礼品，到白雾溪村向阳花家里去道歉，被她亲戚差点打死之后，才过几天时间，向阳花就偷偷找到凤凰城我家里。✓

相见之下，我们两人恍若隔世，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扑向对方，竟然相拥相抱，号啕大哭了起来。她是想到自己的冤屈。我呢，也想着这么个无辜女子，就这样不明不白地，为我而受这么个身心的伤害。

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这件事让宋文革这么一闹，在别人的眼里，我们两个真的就里外不是个人了。其实对我们两个当事人来说，那就是个天大的冤枉。从这件事情里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人世间好多女子好多男人，被别人说了什么闲言碎语，其实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捕风捉影的。都是那些长舌妇们，平白无故无事生非制造出来的。我眼前的弱女子向阳花，还有我自己，不就是这样平白无故无事生非的受害者么？最为可恨的是，同样自己也是个女人的宋文革，就把一个少女不可能忍受的脏水，泼到人家少女的身上。她到底想没想过，自己这样做，让人家这么个妙龄少女，怎样生活下去？

“陈老师，陈老师，你看我以后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在我气得发抖的怀里，如是露珠一样晶莹透亮，如新棉一样香柔细软的向阳花，一边抽泣着，一边轻轻地问我。

我不能够回答。我又能如何回答？我有什么资格，来回答这个已然横祸天降，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伤害的她？只有紧紧抱着她，想藉此来赔我内心的不是。虽然我本人并没有什么过错。可是谁叫那宋文革，是我陈本虚的臭老婆呢？

“陈老师，我向阳花以后还要嫁人啊，那我又去嫁给谁呢？”



是的，她向阳花要嫁人，以后又去嫁给谁？这也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。我们湘西这个地方上的婚姻，一般都只有几十里路的范围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事情方圆几十里之内的人，只怕是个个都知道了。那她以后嫁给谁呢？难道就不用嫁人了吗？

月亮已经隐到云层后面去了。向阳花还在问我。别看我陈本虚在平日里在人家眼睛里，是伶牙俐齿的。现在我却没有办法，回答她的问话。

这时候的向阳花，已如一张薄纸，轻轻地贴在我身上。我的心我的身，在一阵阵发抖。我已经感觉到，有个男人仿佛已经不能再控制自己了。

抽泣一会儿，向阳花又捧住了我的脖子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一双晶莹透亮的泪眼看着我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陈老师，你不回答我。我知道，你心里犯难，很犯难；你心里矛盾，好矛盾。以前我也曾经想过，我们以后好多好多种的友谊。可我就是没有想到，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还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向阳花，一个谁也没有招惹的女子，竟然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。我们重新见面的机会，又会是在这种时候，这样的心情，用着这样的方法。陈老师，我千万次想到过死。一想到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总是感觉到，在冥冥之中有个人拉住我的手。他在轻轻地同我说：向阳花，你不能够死。你这么年轻，你的前途光明远大。你千万不要去死，你千万不要死，你要活下去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这个人就是你。这个人就是你，我的陈老师。陈老师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让我嫁给你了吧。你就娶了我吧。要是你不这样，那我就……就真的只有，只有死路……死路……一条……”

听了她这番话，我心头一颤。分明她的身子也一抖。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，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男子汉，又还